

# 中華諺語 文化之光

## 朱介凡先生「中華諺語志」序

陳紀澄

——這是中華文化的結晶，包含民俗學、社會學、語言學、歷史學、地理學與文學等的大成。創造新的諺語，則是後代的責任。——

「中國社會千百年流傳的話頭，各地方鄉下人樂心樂意在述說。咱們也有人不太記得這些諺語，但只要一提說，早年心情，立即呈現於心。……」

以上是本書作者朱介凡（即自稱為「壽堂」的）先生「獻辭」中的幾句肯要的話。如今被本文作者引用起來，是具有無限感慨的。因為「諺語」在中國語文中是全世界最豐富、最繁雜與最生動的；但越來越式微，甚少人使用形諸於文字、語言中了。因此，我們日常生活中，所看見的文字、所聽到的語言，便是枯燥無味，甚少生動、新鮮、活潑的了！您試聽一聽政府要人、大人先生，以及所謂專家學者，在一篇論文中與一席演說中，除了八股式的詞句與聲音外，有幾許令人聽了解頤，而能引起眾人的興趣與加重其效果的？可以說甚少，甚少！因此為甚麼說相聲的有那麼多聽眾，那麼受人歡迎。有人說咧，寫文章與演講是學術性的、是嚴肅的，自不同於說相聲。誠然，但文字、語言越來越枯燥也是事實。此不但中國為然，連歐美各國，也同樣觸及這個問題。美國電視中的強尼·卡爾遜（Johnny Carson）的節目，已有二三十年天天播講，為美國觀眾所最歡迎節目之一，其主要原因，就是因為他的語言中，有豐富的「諺語」與活生生的用詞。

本書作者雖不是致力於「諺語」工作唯一之人，但是從事這個工作最久與最有成就的人。他曾經出版過「中國諺語論」、「中國歌謠論」、「中國諺語釋說」、「中國諺語」、「中華今諺選」與「中國兒歌」等書。在五十幾年中，他的大部分工作，都耗費在「諺語」上，無怪乎在「自序」中處處都充滿著感慨之詞。在舉世作家當中，我還沒見過第二人為一樁事這樣痛下苦工的！對他這樣專一精神，應首先致無限的敬意。

按詞書上，只有「諺」字的解說，並無「諺語」的註釋，蓋為了省事也。辭海註「諺」字，傳言也，見說文。按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：「傳言也，俗言為諺。」禮記大學篇：「故諺有之曰。……」

以現代語解釋，「諺語」乃是包括「成語」、「俏皮話兒」、「歇後語」及「格言」，它代表著活潑、新鮮、多趣、雋永、明快及啟人深思的語言。尤其植根於中國全國的農村中，無論時令、氣象、農業、蠶桑、園藝、風俗、家事，以及日常生活，無

不有「諺語」加以形容與確定它們的意義。本書依據諺語的性質分別爲人生、社會、行業、藝文及自然五大部門，以便於查考。而「諺語」的發生，多數在農村，但也有若干植根於都市，甚至於達官貴人，以及知識分子偶而創造些諺語，當然這仍是受了農村諺語的影響。

本文作者生於河北省中部農村（安國、齊村），從兒時起，就耳聞鄉下人說一些有關時令、節氣，以及家常理短的諺語，印象至深。又中學時代，讀舊小說，如三國演義、水滸傳、紅樓夢、西遊記，甚至兒女英雄傳、鏡花緣等書，其中有不少諺語，尤其紅樓夢一書，裏邊的許多言語，都是活潑、新鮮的，爲中國數千年來語言的典範，可惜不到三百年，即被世人遺忘，少說少用了！因此，構成今天語言文字的僵化、貧乏、不生動、不活潑之感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我自抗戰陪都重慶到了北平，認識了國劇大師兼社會學家齊如山老先生，他是高陽縣人，與做縣安國相距不到百里，當中只隔著一個蠡縣，風土人情完全相同。我們彼此閒談中，尤其談到農事、節令，如老嘴中充滿了許多諺語，使我再度聽見兒時父老所慣說的語言，備感興奮。後來他出版「北平諺語」一書。

民國三十六年春，爲了替北平郵政儲金匯業局分局到國立師範大學開設辦事處，去訪校長袁敦禮鄉長，曾於接洽公務完畢之後，由袁校長介紹拜晤語文學家黎錦熙先生（即本書作者尊稱爲師的人）。黎先生的大名，久已享譽中外，但他與另一位語文學者趙元任先生所致力仍有不同。相談之下，知道他正爲中華書局新版「辭海」在寫序文。三十六年底，新版「辭海」問世。爲今臺北中華書局所售即黎氏所寫序文的那一版。裏面引證了許多新詞與字，特別對於近年來各地方常用的俚語與新詞加以詮釋。我與黎氏談話約四十分鐘，印象至深。黎氏雖提倡國語，然而他說的是一口道地的湖南話，這與吳稚老始終說江蘇話，但他卻是民國初年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都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三十八年政府播遷臺灣，我到和平西路拜訪了鄉長齊鐵恨老先生。那時他正在中廣公司於清晨教授國語，並在師範大學與何容、王壽康等鄉長教授語文學。後來他在中國語文上發表「北平俏皮話兒」，引起我莫大興趣。又知道他老曾任職於上海時代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，編校商務的「辭源」等書。他的工作完全與語文有關。我那時正在「自由中國」發表來臺後第一部小說「菽村傳」，因爲其中有若干諺語與土話，承齊氏備加讚揚。因爲鐵老原籍北平香山縣世居河北省，風俗語言與我原籍完全相同，不過他們那兒說話音帶北平腔調罷了。

由於與這三位老前輩的接觸，使我更瞭解了中國語文包容之廣，歷史之悠久與其涵蓋之深。我們應該如何珍視它、保衛它，與發揚它，不但是現代人的責任，也是後代人千秋萬世繼承與發揚的責任！

本書作者朱介凡兄，我在前邊說過，他以半世紀以上的時間，從事諺語的工作，像他這樣專一與努力，舉世無雙。凌純聲與陳紹馨二氏我都欽佩，但卻非專一。我也因爲佩服介凡兄的志趣與毅力，結爲難得的好友，四十年來如一日。

我以爲本書雖名爲「中華諺語志」，其實除「諺語」外，尙包容甚廣，絕非「諺語」一詞所能涵蓋。因爲這是部民俗學、社會學、語言學、歷史學與文學等等的一部大書！

抑有進者：我以爲過去已有的「諺語」是經過五千多年，包括全中國各地區、各民族與各種宗教的文化大成。因此，可見「諺語」也是隨歷史漸進的，那麼，在今後工業社會中，也應有新的「諺語」產生。但這個責任已非今天七、八十歲人的工作了，這是後輩人的責任。如何使「中華諺語」，永垂不朽，爲文化之光，則寄望於未來的國民們！